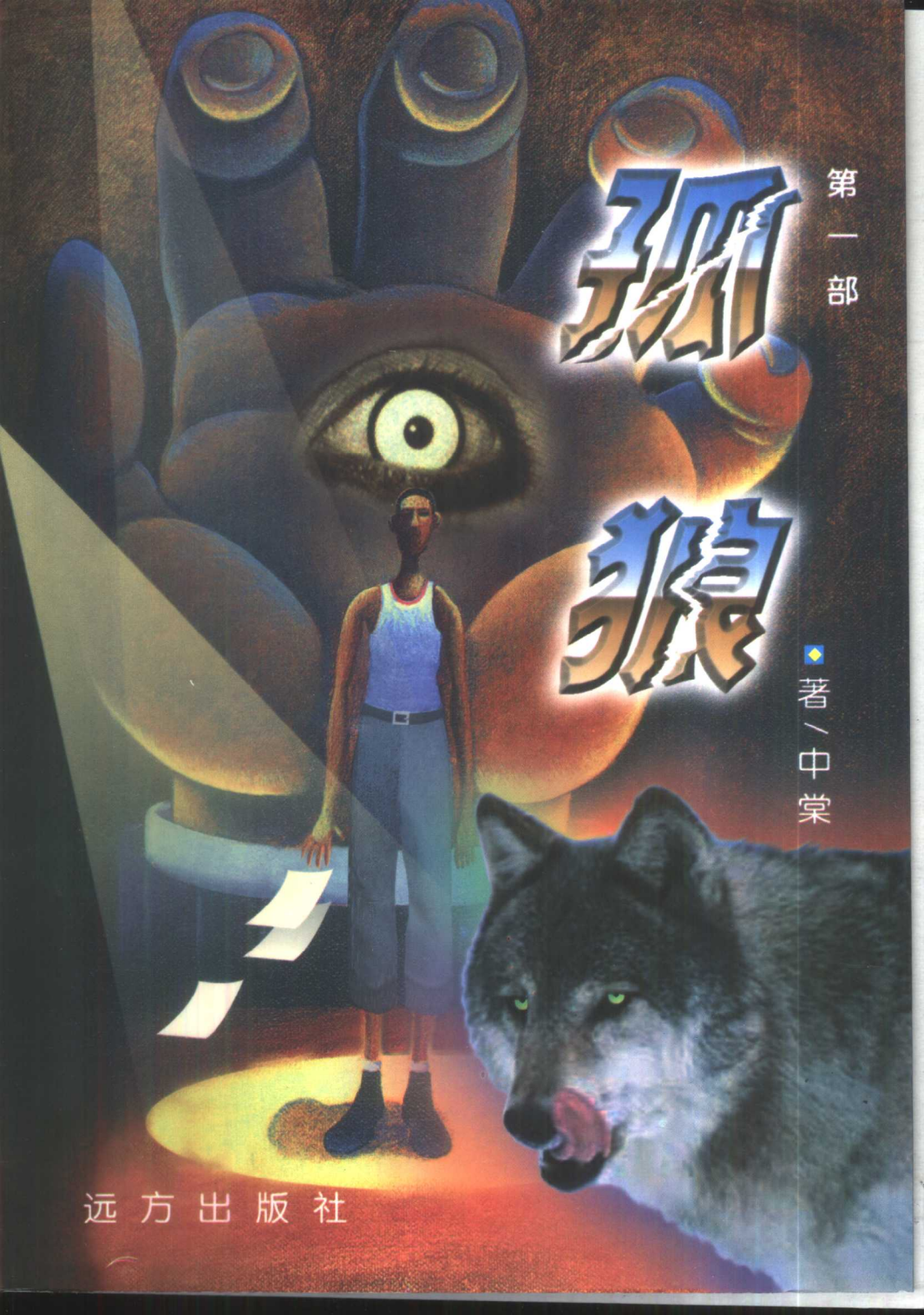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一部

◆ 著／中棠

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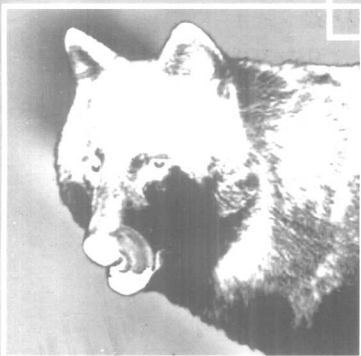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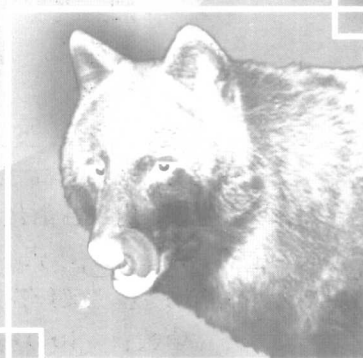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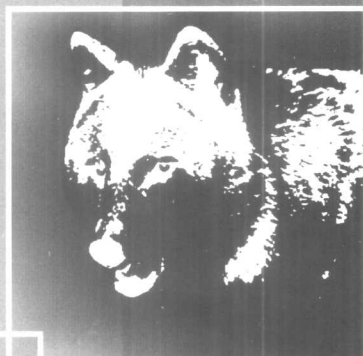
狼



远方出版社

孤狼

● 著／中棠



远方出版社

孤狼

责任编辑:赵志忠

封面设计:霖 川

孤 狼

中棠文集(第一部)

中 棠 著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财经学院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 印张 11.5 字数 315 千字

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10000 套

ISBN7-80595-716-9/I·280

全套定价:48.00 元

封面设计/霖 川

责任编辑/赵志忠



——目 录——

血 腥 危 途 (1)

恐 怖 阴 影 (133)

杀 机 重 重 (207)

情 证 今 生 (265)



血腥危途

.....

豺狼阴沉沉地盯着眼前臃肿的肩胛，默默地听着低沉，时而发出吱吱鼠叫般的话声，心头浮出阵阵厌恶。

“豺狼，你去杀一个人。此人是德城公路工程队副队长，2000年2月17日报复强奸杀人后负案在逃，已被警方通缉。另外，被害人家属也已悬赏捉拿或举报此人。此人28岁，体重58公斤，身高1.76米。灰黄长脸，两腮有浅雀斑；身手敏捷，性格坚韧，但左腿微跛。你身旁提箱中的信封里有他的照片。我们一旦向你发出此人在何处的消息，你必须在10个小时之内杀了此人，焚尸灭迹，碎骨成灰撒于群山峡谷或公厕粪水之中，造成此人逃匿的假象。我们有人在暗中查找此人，但你要懂得道上的规矩，对你而言，我们只是在尽义务。”

瑟瑟凄风，寒夜阴森。苍凉的残月映着积雪，清冷的光色透进雪地中静静停着的奥迪轿车中。

豺狼的目光缓缓移向了前面驾驶座上那人臃肿肩胛上的后颈，隐约可见颈上堆满了赘瘤。

“你杀此人的酬金是50万元，先付你30万元，在提箱里装着。记住，你所杀的人还在德城藏着。”

驾驶座上的人的声音异样低沉，吱吱鼠叫般的声音刮骨般响起。

“此人名叫李固。”

李固为人处世极为封闭，在德城公路工程队工作4年未交一友。工程队26个人尽皆与李副队长保持在3米外的距离。就是说，见面或目视，或点头致意，仅此而已。

李固在社会上也无一友，他给人的印象永远是一副神态，既非道貌岸然的宝相庄严，也非笑容可掬的四面随和。李固喜怒哀乐不形于色，永远不苟言笑。

李固其人也并不孤傲，同事们也无他傲负评说，似乎是生性如此，天性使然。

如此这般，使德城人觉得他深闭拒友，久而久之，德城15万人中只有这么一个孤独的人了。

然而，如此这般，李固怎么当上了工程队的副队长？

两年前，李固还未上任，但消息传出后德城人困惑不解，公路工程队的人更是满腹狐疑。当官需要很多的条件，但重要条件只有三条：一要有钱，二要政界有背景，三要为人处事圆通。

对于李固是否家财雄厚，大家不知道，但想来是银行帐上没有存款。李固从贫困山村昌盛乡经过学校走进了德城，他爹即使是个村长，又能有多少钱？充其量每年春节能多吃几顿饺子而已。第二条嘛，更不用提，档案内容一穷二白。祖上雇农，他爷爷只生了他父亲一个，他父亲只生了他一个。母亲家族中最有了不起成就的只有一个舅舅，看过上千部中外影片，知道比利时出了个有名侦探名叫波洛，美国有个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裸体的美人名叫麦当娜。他舅舅是古城电影院的勤杂工。至于第三条嘛，如果副队长一职是由职工投票选举产生，与李固距离在3米远的职工们决不会投李固一票。

其实大家对李固并无恶感，因为李固从不当面伤人背后害人，相反多少有些好感，因为李固曾有善举。城西住着一户贫穷人家，夫妇皆无职业连三四十元的小本买卖也开张不起。孩子开学学费400余元，四处筹借东奔西跑了半月后仍是两手空空。妻上吊，夫服毒，双双尸横。李固为孩子交了学杂费，买了衣物及用品，说服学校安排了孩子住校学习。

但此举并未使李固声望得到职工同事们的拥戴。大家同在一个单位，每天热热闹闹聚在一起，隔几天找个借口——比如：今天小李的感冒好了，明天大强那每天横在女婿女儿中间的外母娘走了，咱们得庆贺，便群起而至酒馆，高高兴兴一夜过去。人嘛，一辈子嘛，就是图个活的高兴。然而李固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三无朋友四无笑容五少话声六缺串门——他是个人吗？或者说，他是个身心健全的人吗？既然如此，3米远的我们没有兴致选他。

但大家百思不解的是李固怎么就当上了副队长？一次会议中，巩副县长表扬了李固的学术成就。李固在建筑报刊发表文章22篇，其中获奖作品9篇。城建委邵主任会上又鼓励李固继续钻研，争取更大的成绩。然后，微笑的，和藹的宣布李固同志任公路工程队副队长。又指出，做了领导，要与群众打成一片云云。

至此，人们明白，李固所以当上了副队长是因有知识做本钱。

德城人恍然大悟。读书人嘛，做学问的人嘛，就是这个样子——李副队长的样子，每日不苟言笑若有所思。可不像说书人，喜怒无常，更不像卖书人，笑口常开。

晚阳浴血沉山。汉鼎山萧索衰败，银海湖凄清幽冥。

李固追悔莫及。他已在天棚上蹲了3天3夜，这3天3夜忍饥挨饿的苦熬并不痛心。深感痛心的是思想的裂变与精神的泯灭，使他沉浸在神志恍惚心情沉重难以喘息的狭隘思绪夹缝中。

如果说曹孟德的宁让我负天下人，而不让天下人负我的枭雄人生哲学是天道人性的反悖，倒不如说是裹杂着地痞横世的污浊；如果说刘玄德四处涕泪是为所蓄大志而含垢忍辱，倒不如说是乌龟入市。

时下，人欲横流。人们如狼似虎的追求金钱，骄奢淫逸的享受金钱。人与人之间无钱不事不论，无淫不乐不果。

李固并非脱俗自誉清高，厌恶社会这一层面的阴暗龌龊。他理解人性，理解社会意识形态发展清升浊降之时的必然过程。

或者，他是在心平气和地隔着3米远观望，抑或是根本就听若罔闻，

熟视无睹。他守着自己清静的心灵与操行,恬和而安宁地度完人生。

老子的道学中重水,遇圆而圆,遇方而方,随遇而安。李固似乎性如静水,但也违他的本性。李固并不克己圆滑;抑或是老子的水论的意义并非这么浮浅。李固成了水,却成了死水,死水不流,死水不流,李固成就了孤独。孤独是一种懦弱人性的灵魂抛离,是严寒堆积雪人后暖阳下的虚无纯净。

既然成为了人,就已纳入社会的盛衰荣辱之中。相对的稳定清静在人生漂流的浪打浪中无法也无力自得其乐。

公路工程队是令人垂涎的企业,略知个中一二隐秘的人向毫无所知的人讲述片刻,这毫无所知的人立刻引而深之知晓了四五。依此类推,后来的人就会百分之百地清楚了。虽然这清楚是自以为然的清楚。

娇娇酒店的老板瞧着刚刚出门的公路工程队员工声声感叹:“6个人吃了328元的酒饭,阔气,阔气!”

银海游乐场经理放下筷子急切问:“他们怎么这么阔气?”

酒店老板先伸懒腰后点香烟,说:“随便举个例子。这一公里路段需要用100方土,但上报是120方。这20方——你懂了吧!但不要懂得过了头,他们会上报200方——他们的胆子大但还大不到杀人又煮了吃肉的份上!”

游乐场经理摇头说:“100是测算出的,上报120方怎么可能?”

酒店老板实在不懂游乐场经理的脑子如此拙劣,说:“发展是硬道理要和发财是软着陆相结合。测算仅是测算,具体施工时某一段路土层结构疏松,需要再深挖60厘米,这20方土不就出来了。”

经理依然不懂,说:“那就说明情况再加报20方吗!”

酒店老板眯起了眼,一脸不快,说:“所说土层疏松再深挖那是假的。”

游乐场经理说:“有施工员、验工员、材料员、队长监督把关,怎么能作假?”

酒店老板两眼大瞪,突然眯起,像在瞅一头百无聊赖的猪似的瞧着经理,叹一口气说:“怎么不能!就是这些员工们造假,难怪你请人吃饭总是30元,50元,最多不过98元的档次。难怪你这游乐场的税费越交越多——今天你必须还了欠我酒店的320元。”

游乐场经理懂了。说:“一段公路工程,他们从中捣鬼。”酒店老板说:“打住!有些事情你知道了,但千万不能对人说。比如,你老爹嫖娼;有些道理你懂了,但千万不能给人讲。比如:邵主任为什么力辞环保局局长而当城建委主任。”游乐场经理哈哈大笑,低声说:“你老爹如果洗桑拿揉小姐的乳房,你肯定要给人讲的。”

酒店老板一怔,猛然省悟。怒哼一声,倒满了一杯酒干尽。

李固升任副队长,队长常安欣喜万分,召开全队大会,侃侃言说:“现在是经济时代,李副队长目前是中级知识分子,离专家教授也只是40公里的路程,正是大显身手的时候了,我常安也是如虎添翼了,以后工作中的技术问题、困难肯定少了。希望大家拼命鼓掌表示欢迎与激动!”

常安队长总是乐悠悠的一张脸,仿佛天天过节有喜天降。

常安队长性子随和,从未摆过居高临下,板脸方正的领导架式。稍有空闲,和弟兄们打牌笑嘻嘻叹一口气扔出输了的几十元。下属哪一个家中有了急难,婚丧嫁娶,爹病娘逝,生子百岁,甚而醉酒胡闹,常安闻讯必到,忙乱打点,细微周到。但若有人对工作不大上心了,常安队长的笑容就让这人感到身上突然有些冷的味道了。所以,常队长常大哥受到26个员工异口同声的拥戴。

常队长会后宣布为李固升任副队长摆筵以示庆贺,李固摇头固辞,蹬车回家。常队长虽是讨了个没趣,但因天性豁达,大人不记小人过,笑脸依然。

德城西去106公里,是方圆9万平方公里土地面积的昌盛乡。

该乡名虽昌盛,然而无一丝昌盛的模样。乡民衣衫褴褛,所居房屋残破不堪,全乡 11000 人人均年收入 90 元。

昌盛乡乡民对于昌盛之名自有说词。据乡志记载:600 年前,该乡确实昌盛繁荣,2000 人口,2 万只羊,2300 匹健马,1000 头骆驼,盛产铜器远销他方。

至于现在昌盛乡不昌盛的原因,乡民们颇有微词。数说县政府把昌盛乡当寡妇的儿子看……如果昌盛乡有一条通到国道的公路,开发了铜山,三年五年后,昌盛乡就名实相符,经济实力就超过深圳了。

德城县委县政府联合行文向地委、公署、省委、省政府呈上感人泪下的报告。其中有一句话:当共和国千舟竞发,已有优裕的洞天福地,而立高山之巅,俯瞰啼饥号寒的山村,同在共和国大地之上,同是中华民族子孙,一龙一猪,霄壤之别。昌盛乡民直感党恩,直盼党心。

据闻,这一段话被省委书记红笔钩画,使地委书记沉吟良久。

此报告出于县委宣传部干事宋学士之手。

20 天后,省财政拨款 300 万元,地区公署财政拨款 400 万元,县财政拨款 9 万元,德城各界捐款 8 万元,昌盛乡集资 9000 元,开始修建昌盛乡通至国道全程 106 公里公路。

孰料,公路测绘工程 14 天后,在一条山丘野道,李固被农用小四轮车撞伤,右腿断裂。常安闻知,痛彻肺腑。驾车赶到医院,在李固手术的 12 个小时中,只出了医院 15 分钟,去把开小四轮车土头土脑的农民狠揍了一顿。

140 天后,李固出院,留下了伤残的后遗症,右腿跛了。常安抚肩嗓音喑哑,痛惜声声。

然而,李固望着这张漆黑圆脸,身心抽搐不已,直欲呕吐。那已是一张变了形的圆脸,在记忆的乐悠悠的笑脸之中,掩藏着鬼蜮的青面獠牙。滚圆的肚腹中,蛇蝎心肠倏忽蠕动。

此时的李固已经明白他被囚在了一场阴谋之中了。

那是住院 92 天后,李固的面容虽是依然不苟言笑,但已失去了往日的平和,眉头紧皱。

90天后的深夜,B超室主治医生程昉大夫神色晦暗,疾愤之情溢于言表。

“李固,我们谈3分钟,我所谈的话你不要问,但你必须按我的话去做!我的话如果泄露出去,就会使你我的生活、事业,甚至生命遭到毁灭和死亡。你从后天起,必须右腿假跛,而且要跛二年三年。出院后在家休养,不要去单位。更不要管单位的任何一件事,过问任何一件事。如果有人——肯定有人要找你谈工作调离的事,你应该答应。我已经接到意思分明的模糊暗示,要让你的腿残。我是一个敬业的人,但受着政治、社会、家庭诸多因素的制约,出于对压力的无奈,不得不劝你。本来,在手术时可以使你的腿跛了,但我没有那样做,你腿伤已彻底治愈,行走奔跑毫不妨碍,只是近期内不要做剧烈运动。李固,牢牢记住我的话。他们这样对待你,是有原因的,这个原因你应该明白。”

程大夫的声音很低,字字如刀般戳着李固那一颗与世无争的心。

李固没有问一句,只把深深的感激目光投向了程大夫苦闷的脸上。

120天后,李固跛着一条腿走进了工程队大门,但程昉大夫的生命也随之进了鬼门关。

李固所以走进工程队是他沉思的结果。他已明白这一场车祸根本不是意外而生,而是有人暗中安排的车祸。动机就是阻止他进入昌盛乡的公路工程,把他逼出公路工程队。他们挖空心思这样做的目的,就是要在工程中捣鬼,在工程款上做文章,怕他阻碍了他们,因为他负责工程预算,工程质量。

李固的心灵受到了血流的刺激,恶毒激发了他本能不甘受辱受荼毒的抗争。但决非揣着刀子去拼命报复。

毕竟,李固已是个26岁的人,已有成熟的心智应对局面。

毕竟,李固是个用脑多于用手的人,已有优良的思维指导行为。

毕竟,李固是个能够自控的人,已有坚韧的性格抗衡厄遇。

李固开口言笑了,惋惜自己年仅26岁遭厄运使腿残废。然而又

宿命说起塞翁失马,若非住院百余天,整日在车马机械中工作,说不定会落个瘫痪或惨死。

最后表示,因这一条腿腿,已经不能适应东奔西跑的工程队工作,准备向上级打报告调离工作,最好是去图书馆,因为他的长项是搞研究做学问。李固说,刘耀如告假后,每人只发薪一个月,李固说,这一番话是向会计出纳在感叹声中讲出。

他在财会室坐了一上午,得知了两个事实,使他心头罩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。

一是,李固说,永昌公路(即永昌公路)全长106公里,因地

理环境恶劣预算总投资为521万元。李固说,永昌公路全长106公里,每千米李固都很熟悉。1995年,当时地委同意修建,他带技术员在这106公里的路上反反复复走了3个月。地质结构、土层、石料、沥青、白灰、沙子都已做了详细的预算。

如果以现在的工程投资和过去的预算比较,整整多出了300万元。也就是说,能修两条106公里的省级公路。

李固迷茫地回到了家,默默饮了一杯酒后躺在了床上,这是他到德城后的第一次饮酒。

1996年,地委行署通知昌盛乡公路资金不能到位,工程搁浅,李固所做的工程预算也悬之高阁。不过,他将工程图纸,工程预算拷制了两份,一份交档案室备存,一份自己留下。他是昌盛乡人,盼望家乡的公路建成。他想细致地研究图纸,尽量省出钱来,减少投入,把公路尽快建成。

饮酒次日,李固字斟句酌,句句推敲写成了一份对昌盛乡公路工程造价质疑书。7日后的星期一,他佯称到地区医院检查身体、买药去了古城。

李固横心揭破昌盛乡公路工程的造假,他也想到了其中的艰难险阻。新闻报道中,举报贪污腐败者时时处处不能安宁,遭打击报复等等,也加重了他的心事,犹豫再三。

但常安的这一张已无丝毫热情和蔼的笑脸,在他脑海里扎恶刻

毒地嘲笑着他，程大夫所言受到模糊却意思分明的暗示要使他残废，激起了李固内心不可抑制无法排除的怒火和对常安的仇视，他感到所受到的是常安把他当成狗一般的污辱。

自然，李固也明白，仅凭一个常安，无法也没有威力迫使程大夫屈服，也不敢把几千万元装入他一个人的腰包。肯定还有一只黑手牵着常安，这只黑手遮着德城的一方天空。因为数字如此的巨大，贪婪的胃口如此惊人，使李固刻骨铭心的愤恨。而最使他内心难安的是昌盛乡穷苦的百姓饿着肚子的集资款被吞，昌盛乡的孩子辍学失学率达70%，仅有的一个老师的工资是东家的小米西家的玉米面。昌盛乡已是一贫如洗，这些人丧心病狂，豺狼成性地把黑手伸在了他们身上。

李固的心性、品格在积蕴之中，积聚着坚毅。平常不显山不露水，但一经发作起来，便变得九牛拉不回的倔犟。正如夫子素是温文而雅，但不料心头火起，便是要将满城烧尽的雷霆之怒。

李固虽然明白这场阴谋牵扯着德城手握权柄的要人，他只是一介平民，相斗艰险。但他心有胜算，因为此事一旦在新闻媒介曝光，就会震动地委、省委，再难捂住，一查到底，水落石出。新闻报道中，有很多省市一级的腐败分子落入了法网。

但李固也很冷静。他要做的巧妙、策略，要善于保护自己。取之张飞的胆魄，孔明的谋略；效之神勇谋略兼备的武松，既要打死了虎，还不能被虎吃了。

李固打开一本书，把他所需要的文字剪下相贴成信，再把这本书烧掉。7天后到了古城把信投进了邮筒。

这封信只是平常的举报信。他想等事情有了进展后，再把质疑书和工程施工图、预算书寄出。

这封信是寄往古城纪检委。李固清楚自己不能在德城寄出，他直感到有只黑手如影子时时刻刻地窥视着他。在德城，权柄依然蹂躏着法律，虽然，权柄有时表现得很温和。

李固在古城医院把伤腿做了简单检查，开了几盒药后，进了长途汽车站附近的小饭馆，吃了一碗羊肉泡馍，而且喝了二两酒。他也奇怪自

己为什么要喝酒？想是因为自己的义举开始走了第一步的亢奋之故。

下午7点，夜幕笼罩，中巴车已近德城。

一路上，李固觉得脑子昏昏沉沉，睡意凶猛。把车窗开了一条缝，冷风透进，寒意袭来才有片刻的清醒。眼见进了德城，心想回家后喝一碗热气腾腾的酸姜汤，安安稳稳睡一觉，住了4个月医院治病，体力孱弱了许多。

下车后，睡意又起，趑趄几步，勉强拐入巷中，朦胧中觉得有人搀扶住了自己，心想肯定是自己步子不稳，熟人瞧见过来扶他。含糊糊说声“谢谢”，后悔自己竟然喝了2两酒。

恍恍惚惚进了家门，那人便离去了。李固“扑”地倒下，头重重地撞在了地上。一阵剧烈的疼痛后，酒意过去，头脑清醒，睁眼望去，顿时惊恐万分。他的身下压着一个女人，一具胸口裸露冒血，双乳松垮塌陷血染的女尸。他的手正握着插在女尸胸口上的刀柄。那女尸下身裤子半褪，显露着阴部柔细卷毛。

李固六神无主，惶恐起身呆呆望着那个女尸。一辩之下，更是惊魂出壳，那具女尸正是程昉大夫。

李固勉强压抑住了惊恐，明白自己又被套进了一个阴谋之中。此时此刻，该怎么办？去公安局报案辩解——既然是阴谋又怎能辩解的清！那只操纵着阴谋的黑手手段惨忍，是要陷害自己杀人灭口，自己除了逃命已是无路可走。

屋外响起脚步声。一个人推门进来瞧了女尸一眼，与李固四目相对，似乎被人捅了一刀，狂叫一声逃走。

李固扔了刀子开后窗跃出，迷茫之中不知逃往何处？四下环顾，窜进了一条漆黑的巷中。急促的警笛声响起，李固止住了脚步，紧紧靠在墙壁上，心想：警察这么快就来了？唉！既然是阴谋，怎么能不快！再有几分钟，公安局的警察会全部出动，只要见了自己的面，就会开枪打死！现在，自己已被他们套死了，必须逃离虎口，必须活下去。否则，这罪名的阴影就会笼罩一辈子，几十年后人们提起自己也

是一个杀人凶手。

惊魂稍定，稳住了心神，该怎么逃走？又逃往何处？能否逃出城外？然而肯定为时已晚，警察已经封锁了出城路口，那只黑手必然做了周密的部署。而城内又无处藏身，警察一定会拉网搜查。

四处喊声接连响起，纷乱的脚步声在巷口停住。一个低沉的嗓音喝令几个人向各巷去查，而后疾快脚步声到了李固身前，低声说：“进身后屋里。门开着，从厨房检查口上天棚，不许动不许出来！”

黑影背对着李固说完跑走。李固来不及思索竟会有人难中伸手，他蹑手蹑脚进了院，躬身开门进了屋。辨认清了厨房进去，静立片刻，隐隐约约瞧见了检查口，搬了只凳子站上去。忽然又下来，脱了衣服出屋子到了院门前，蹲身后退，一路抹掉了脚印。再蹲在凳子上抹掉地上最后一枚脚印。解了裤带拴了凳腿，跃上了检查孔，随后吊上了凳子，放好了检查孔盖，摸索着爬到了墙前坐下，靠在墙上猜想那个警察是谁？夜色漆黑，他连警察的身影也未看清。听话音，觉得警察像是患了感冒，嗓子发炎音色变异。而关键的是这个警察为什么救他？又怎么知道他藏身之处？是碰巧吗？如果他指令别的警察搜这条巷子，自己肯定被抓，太不可思议了。那么，会不会又是一个阴谋陷阱呢？该不该立刻下去逃走？但现在再逃，如登天一样难了。警察已经布置得当搜查了，不像刚才混乱了，只能是躲在天棚上听天由命了。

李固心存两个疑点。一是他为什么在中巴车上忽然昏昏欲睡？异样反常，真是不胜2两的酒力吗？前天他也喝了3两酒，不仅没有倦意，反而是神经活跃半夜后才睡；二是这个警察为什么放他？

一阵沉思默想，释然了。他从住院后，那只黑手所操纵的人就一刻未离地监视着他，只要对他们无害，就相安无事。若是稍有异动，立刻杀人灭口。也就是说，他去古城，已被人跟踪。从把信投进邮筒后，谋杀他的行动也就开始了。自然，那封信也就进不了古城地委纪检委的办公室了。

想起上车后，后背曾有虫咬一般的一痛。当时以为是身子扭动

被东西顶触，现在想来，肯定是挨了针头的注射，所以才出现了后来的昏沉。他们所设计的毒计就是为下车后把他架进程大夫家中，所以选择程大夫，他们必然有合乎情理的借口掩人耳目。或者，他们知道了自己的腿并未残跛，由此也怕程大夫泄露了秘密而杀害了程大夫，再把赃栽到他头上可以堂而皇之杀了他？想到了程大夫的叮嘱，他明白了。他们要散布一个谣言，那就是自己腿跛，怨恨程大夫的治疗，报复行凶，当时进来的那个女人，是他们安排的现场见证人。

第二个疑点——如果不是陷阱，这个警察为什么放他，而且安排他藏到此处？这个警察熟悉此处，难道是他的家吗？听命令别的警察的口气，这个警察还是一个有职位的警官。

李固百思不解，抱头陷入深深地迷茫之中。

李固的沉痛后悔并非是因触动了昌盛乡公路工程之事，惹出了杀身之祸。他的痛悔来自于两件事。一是深深负罪于程大夫。程大夫既然密语叮嘱了他，自然也卷进了这场阴谋的漩涡之中，而自己决定举报就该告知程大夫，让她警觉防备被人伤害。二是痛悔自己孤行处世，没有一个朋友。落难之时，无友可投，得不到帮助。现在已经两天过去，在这天棚中一动不能动要等到何时？以后怎么办？要和那只黑手斗下去，缺了朋友的帮助孤掌难鸣，孤行无成。池鱼笼鸟，走伏无地。

李固心如刀绞，从不流泪的汉子，两行泪水滴在了脸上。

但李固明白，他必须活着，现在只有等待。往好处想，等待那个警察出现，就有了生机。往坏处想，陷阱的轮廓分明之后，一步一步走向死亡。

李固想，如果程大夫不让自己走，自己就不会落到今天的地步。

德城人深感如今世风日下，私欲膨胀。正应了《周书》无可奈何的一声叹息：容容熙熙，皆为利谋；天下壤壤，皆为利往。又迎合了人们津津乐道的一句话：一事为前，奋勇赚钱。广袤大地上的人们为了一个钱字，头可断，血可流，人民币美元不能丢。试想，头丢了钱又何用？人们变得口蜜腹剑，为钱无所不用其极。